

詞綴“老”的來源和用法

彭小琴

“老”本是形容詞。《說文解字》：“老，考也，七十曰老。”實際上“老”並非一定指七十歲的年紀不可，凡以“老”稱呼年長者均有實義而不應視為詞綴。祇有當“老”字用如和年老、年長沒有直接關係的意義時，它纔開始虛化。“老”綴是由形容詞“老”虛化而來，這一點語言學界沒有異議。但也正因此，它往往帶着脫胎前的痕迹，有時很難與實詞“老”區分開來。南北朝以前，就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用例，致使語言學界對詞綴“老”的形成時期見仁見智。這些用例主要有：

老彭 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我於老彭。”

按：一說人名。何晏集解引包咸曰：“老彭，殷賢大夫。”一說老聃、彭祖的合稱。劉寶楠正義引鄭玄曰：“老，老聃；彭，彭祖。”前一說即使正確，也未必是此人姓老名彭，而稱之曰“老彭”；且這一時期孤證難斷。

老師 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：“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為老師。”

按：此“老”表示年輩最尊，當無異議。王力先生認為，到了清代，“老師”的“老”纔真正變成了詞頭^①。這個說法值得商榷。《新五代史·雜傳·崔悅》：“其樂工舞郎，多教坊伶人、百工商賈、州縣避役之人，又無老師良工教習。”這裏的“老師”

已泛指傳授文化、技藝的人。金元好問《示侄孫伯安》詩：“伯安入小學，穎悟非幾兒。屬句有夙性，說字驚老師。”此“老師”已用作對教師的稱呼。王力先生說，到了明代中葉，門生稱座主為老師，這是事實。王世貞《觚不觚錄》：“至分宜當國，而諛者稱老翁，其厚之甚者稱夫子。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。”但一般的傳授文化、技藝的人也稱為“老師”。《型世言》二十七回：“祇見這先生年紀三十多歲，短胡，做人極顯謙虛，言語訥訥不出口，叩他經史，卻又響應。陳副使道：‘小兒雖是疾長，行文了兩年，其實一竅不通，今遇老師，一定頓開茅塞’。”^②

老鼠 《方言》卷八：“蝙蝠，自關而東謂之服翼，或謂之飛鼠，或謂之老鼠，或謂之仙鼠。”

按：《方言》里出現的“老鼠”，翟灝曾做過一番考證：

老鼠 [揚子方言] 自關而東，蝙蝠或謂之老鼠。[按] 老鼠與鼠別也。而世俗凡言鼠，輒云老鼠。據《南史·齊宗室傳》，顏延之沈約曰：我今日形容，正是汝老鼠所為。《幽明錄》，有客詣董仲舒論五經，董疑其非常，謂曰：卿非狐狸，即是老鼠。《國史補》，韓退之曰：大蟲老鼠俱為十二屬。《傳燈錄》（《景德傳燈錄》，筆者注），雪峰謂元沙：此間有個老鼠子在浴室裏。韓子蒼詩，窮如老鼠穿牛角。皆已如今俗所謂^③。

任學良先生說，四川的一些地區現在還把蝙蝠叫鹽老鼠，說它能偷鹽吃，所以稱為鹽老鼠，和《方言》是一致的，並且據此認為，“《方言》有‘老鼠’的稱呼，可見這個詞頭‘老’起源很早，而且一直傳留到現在，真“自有來矣”^④！

王力先生不同意任先生的觀點，認為此“老”並非詞頭。《辭源》解釋說：“按《釋名》，老而不死曰仙，伏翼即蝙蝠，古云鼠所化，故有老鼠仙鼠之名。”可見“老”是有具體意義的^⑤。柳士鎮也認為，南北朝時期，“老鼠”一詞常有沿用，但多與老

而成仙或成精怪有關。並舉“曾不如老鼠，翻飛成蝙蝠”（陸機《失題詩》）、“卿非狐狸，即是老鼠”（《古小說鈎沉·幽明錄》）、“即解衣冠叩頭，乞自改，變爲老鰲，大如車輪”（《古小說鈎沉·列異傳》）三例，認爲這些“老”字仍具有實義。斷定“老”用如前綴，不應說是魏晉南北朝已經形成，而應是此期之後的語法現象^⑥，這種看法是正確的。

老鵩《爾雅·釋鳥》：“萑（wán 丸），老鵩。”邢昺疏：“老鵩，一名萑。”郭璞注：“木兔也，似鴟鵂而小，兔頭，有角，毛脚，夜飛，好食鷄。”

按：老鵩，鳥名。鴟鵂的一種。鴟鵂頭之兩側有角羽突出，似耳，郭璞所云之角，或即此。“鵩”，亦作“兔”。王引之《經義述聞·爾雅》：“《說文》無鵩字。《經典釋文》曰：‘鵩，本又作菟，音兔。’蓋萑頭似兔，故謂之老兔，又謂之木兔矣。《玉篇》：‘萑，老兔，字不從鳥，與郭注同。而鳥部又有鵩字，則後人所加也’”。

任學良先生肯定地說“這個‘老’也是詞頭”^⑦。朱茂漢先生雖也承認這是“所看到的‘老’作爲前綴的最早用例”，但緊接着又說“不能憑此孤證就斷定‘老’在《爾雅》的時代已經形成”^⑧。朱先生的說法是嚴謹的。

我們認爲，“老”開始虛化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比“阿”成綴要晚一些。

在南北朝，我們看到這樣一些“老”字：

敬宣懼禍及，以告高祖。高祖笑曰：“但令老兄平安，必無過慮。”（《宋書·劉敬宣傳》，劉敬宣和劉裕非親兄弟，僅“深相憑結”而已，“老兄”是男性間相互尊稱。“老兄”並非真老）

敦聞怒曰：“我兄老婢耳！門戶衰矣！”（《晉書·王敦傳》）

老奴，汝死自分耳。（《三國志·魏書·王凌傳》“彪賜死，諸相連者悉夷三族”裴松之注引三國魏魚豢《魏略》）

姜曰：“老革荒悖，可復道邪！”（《三國志·蜀書·彭姜傳》，裴松之注：“古者以革為兵，故語稱兵革，革猶兵也。姜罵備為老革，猶言老兵也。”）

（光武帝）與諸將書曰：“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，將軍得無笑其言乎？老賊當族。”（《後漢書·劉永傳》）

“老婢、老奴、老革、老賊”皆非言老。它們不是詈詞，就是輕慢之詞，可見“老”的詞彙意義已在虛化。孫常叙先生針對這一現象指出：“六朝時，‘老’已經有前綴化傾向。例如，當時南朝人把北朝人叫做‘傖’（cāng，粗野），‘柳元景、垣護之雖並北人，而（王）玄謨獨受‘老傖’之目。’當時把儉樸吝嗇叫做‘慳’（qiān），劉秀之儉吝（同“吝”），常呼為‘老慳’”^⑨。“世俗輕薄子，互相品目，輒有混號”^⑩，可見，“老”的詞彙意義已經消失，成了前綴。

因此我們斷定南北朝是前綴“老”的產生期，它首先發生在“老兄”等親屬稱謂、“老奴、老婢”等詈詞和“老傖、老慳”等混號上。在此基礎上，“老”漸變為稱人的名詞前綴。但在唐以前，其發展較為緩慢，主要加在親屬稱謂和人的名或字上，後來也用在姓氏、排行以及少量的動物事物名上。故認為“老”直到唐代才完全虛化為詞綴是比較可靠的結論。因為唐代有“老鴉、老虎、老元、老三”等，“老”附於無所謂老少來衡量的名物之前，應視為真正意義上的前綴了。

宋代洪邁已經看到了前綴“老”的語言事實，清代的翟灝還指出了前綴“老”的語法意義。以下是翟灝《通俗編·稱謂·老》引洪邁《容齋三筆》和翟灝所加的按語：

《容齋三筆》：東坡詩用人名，每以老字為助語，非真謂其老也。如“老漢官妝傳父祖”、“便腹從人笑老韶”、“老可

能為竹寫真”、“不知老癡幾時歸”、“曾使老謙名不朽”之類，皆隨語勢而然。白樂天嘗云“每被老元偷格律”，蓋亦有自來矣。〔按〕今朋友晤談，莊稱曰某兄，狎稱曰老某，昉自此歟？但可、癡等皆其名之下字，今則舉系上字，又不相同^⑩。

翟灝說“老某”是狎稱，道出了“老”的語法意義。狎稱就是親昵而不太莊重的稱呼，這顯然和“老”綴的來源有關。但我們應當明白，並非每個帶“老”綴的詞都有明顯的附加意義，如“老虎”、“老鼠”。詞頭的語法功能，主要是確定詞性。如帶前綴“老”的詞都是名詞，所以“老”便是名詞的標志。原來不是名詞性質的詞幹，和“老”構成新詞以後整個詞也要變成名詞。如“大”本來是形容詞，“老大”就是名詞；“三”是數詞，“老三”就是名詞。

前綴“老”主要有以下幾種用法：

(1) 附於親屬名詞或一般名詞前，用作對人的稱謂

奕有寡姊，隨奕之官，姊下僮僕多有奸犯，而為人所糾。奕省按畢，曰：“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？”（《晉書·郭奕傳》）

侃怒曰：“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，唯欲得老民為主耳。”（《魏書·司馬衍傳》）

畫中留得清虛質，人世難逢白鶴身。應見茅盈哀老弟，為持金篦救生人。（唐鮑溶《楊真人篦中像》詩）

形影默相顧，如弟對老兄。（唐白居易《題舊寫真圖》詩）

老兄鄙思難儔匹，令弟清詞堪比量。（唐李嘉佑《送舍弟》詩，兄自稱）

三教且致，老君什麼時生？（《祖堂集》卷八）

如老叔固已無望，而子明、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，正

望侄輩振起耳。(宋蘇軾《與千乘侄書》，老叔是叔叔對侄子輩的自稱)

時運來時，買田莊，取老婆。(宋吳自牧《夢梁錄·夜市》)

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，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，早晚同赴京師也。(《醒世恒言》卷三三)

老哥，你路上精細些。現如今一路裏畫影圖形捕凶黨。(明湯顯祖《牡丹亭》第四十齣)

有些稱呼就不僅是不莊重，而往往是貶稱、蔑稱或冒詞：

斛律明月，胡兒也，不以文章顯。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，召明月作歌以排悶，倉卒之間，語奇壯如此，蓋率意道事實耳。(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一引《書韋深道諸貼》)

楊搖首曰：“不然，吾本老西，何前輩亦老西，渠不願居老西之名，故每冒貴省人耳。實則渠足迹未嘗至大江以南也。”(清孫靜庵《栖霞閣野乘》卷下，清代票號皆山西人所營，亦有個人兼營高利貸者，故稱。含貶義)

現代漢語沿此用法，如“老爸”、“老姐”、“老舅”、“老爹”等。葉紫《豐收》三：“老鬼！都是你不好，養不活兒女，做什麼鷄巴人！”沙汀《兇手》：“那時候同情這可憐人的，幾乎祇有他的母親，她不時偷偷給他些食物，還答應努力說服她的‘老鬼’。”“老鬼”是妻子對丈夫的冒詞或謔稱。

(2) 放在單音節姓氏前或置於名字之前，用作自稱或稱人

王力先生認為“名字上加‘老’比姓上加‘老’起源晚一些，最初見於宋代的史料”^⑩，這個說法不夠確切。宋洪邁《容齋三筆》卷六：“東坡賦詩，用人姓名，多以老字足成其句……是皆以爲助語，非真謂其老也。……白樂天云‘每被老元偷格律’，蓋亦有自來矣”^⑪，對詞綴“老”的性質與出現時代，說得都很正確。

“老”置於姓前，多爲單姓；遇有複姓，取其一字：

（石）曜手持一縑，而謂武都曰：“此是老石機杼，聊以奉贈。”（《北齊書·儒林傳·石曜》），“老石”即石曜）

三千里外卧江州，十五年前哭老劉。（唐白居易《夢亡友劉太白同游章敬寺》詩）

老米酷嗜書畫，嘗從人借古畫日臨拓，拓竟，並與真贋本歸之，俾其自擇而莫辨也。巧偷豪奪，故所得為多。（宋周輝《清波雜志》卷五）

我們如今去十里長亭，接老包走一遭去。（元無名氏《包待制陳州糶米》第三折）

老戴，忘其名，吳郡崑山人。（元夏文彥《圖繪寶鑒》）

宋文章家尤多，老歐之雅粹，老蘇之蒼勁，長蘇之神俊，而古作甚不多見。（明陶宗儀《輟耕錄·文章宗旨》，老歐，歐陽修；老蘇，蘇洵）

猴王喝道：“這潑魔這般眼大，看不見老孫！”（《西遊記》第二回）

（笑官）又想道：“前日軒中相叙，不但情願不似從前，就是那個東西，也不比從前緊湊，不要我生病之時，被這姓烏的得了手；若果然如此，我與老烏就勢不兩立了。”（《蜃樓志》第六回）

取人名中一字，前綴以“老”，亦表稱謂，唐代首見：

酸寒孟夫子，苦愛老叉詩。（唐劉叉《答孟東野》詩）

欲以曹操、司馬炎為例，九錫殊物，賜加非宜，不願擬議，亦耻老瞞同傳。（唐溫大雅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三，“老瞞”即曹操，小字阿瞞）

清趙翼認為，稱“老”是宋人的一種風氣。大致有兩種情況，莊稱則曰某老，或繫其名（或字）後，如胡唐老、王同老、孟元老、蘇元老、陳朝老等；或繫其字後，如孫莘老（名覺）、

劉莘老（名摯）、許崧老（名翰）、趙德老（名彥逾）、李延老（名壽朋）等^④。一般的稱呼或狎稱則曰老某，繫在其名或字的最後一個字的前面。如“老樊”即元樊，“老坡”指蘇東坡，“老可”指文與可。如：

快誦老坡《秋望賦》，大千風月一毫端。（宋范成大《寄題永新張教授無盡藏》詩，蘇軾自號東坡居士，故稱）

千峰陳宗禮立之，開慶己未歲，持廣東憲節，行部過舜廟，有詩云：“存古尚瞻虞袞冕，撫時幾換禹山河。海濱樂可忘天下，解寫靈明有老軻。”（元韋居安《梅磎詩話》卷上，老軻指孟軻）

這種用法沿至現代漢語。柳青《創業史》第一部第二十六章：“農村群眾把黨和政府派下來的幹部，不管年紀大小，職位高低，統稱老張、老李或老王的時候，那裏頭已經帶着了解、親切和尊敬的混合意味了。”

（3）置於動物名前，指稱動物

穎達大罵（沈）約曰：“我今日形容，正是汝老鼠所為，何忽復勸我飲酒？”（《南史·齊宗室蕭穎達傳》，老鼠，詈詞，鼠輩）

老鼠入飯瓮，雖飽難出頭。（唐寒山《詩三百三首》之二六八）

此是天上老鴉鳴，人間老鴉無此聲。（唐顧況《烏夜啼》詩）

少婦車前毛（屯）然（絲）縷，老烏犁過旋銜蟲。（《敦煌變文·雙恩記》）

老虎、老麋即屈膝哀請，黃冠曰：“蕭使君每役人，必恤其饑寒。若祈膝六降雪，巽二起風，即不復游獵矣。”（唐牛僧孺《玄怪錄》卷一）

宋以後文獻亦有此類，但總體上數量不多：

方彝叔赴召時，有華山道人獻詩曰：“北蕃群犬窺籬落，驚起南朝老大蟲。”（宋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三，老大蟲是老虎的別稱，此用為引申義）

老蟾食月飽復吐，天公一目頻年瞽。（金元好問《蟾池》詩，“蟾”同“蟆”，老蟾即蝦蟆。此指傳說中的月中蟾蜍）

公子隱身北牆之側，看得真切，等待馬頭相近，大喊一聲道：‘強賊看棒！’從人叢中躍出，如一隻老鷹半空飛下。（《警世通言》卷二一）

劉姥姥道：“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里黑老鴿子怎麼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。”（《紅樓夢》第四一回）

覓漢去不一會，從外邊拿着一個焮黑守大的鐵嘴老瓜……用火點上藥綫，把手往上一撒，老瓜飛在半空，就如霹靂一聲，震的那老瓜從空墜地。（《醒世姻緣傳》第五八回）
現代漢語中僅沿用“老虎”、“老鼠”等少數幾個。

（4）置於一般名詞前，指稱事物

勒與酣謔，引（李）陽臂笑曰：“孤往日厭卿老拳，卿亦飽孤毒手。”（《晉書·石勒載記下》）

買魚聊復醉舫船，萬事從來付老天。（宋方岳《次韻鄭省倫》詩）

老火熏人欲破頭，喚秋不到得人愁。（宋楊萬里《立秋日聞蟬》詩，老火指烈日）

可怎麼空空兒的給他呢？我給他裝上了一百老錢。”（《兒女英雄傳》第十五回，老錢是對銅錢的泛稱）

一路秋山紅葉，老圃黃花，頗不寂寞。（《老殘游記》第二回，老圃指菜園、花園）

今亦有此類用法。曹禺《日出》第二幕：“老陽西落，砸得好心焦！不賣點命，誰也不饒！”“老陽”即太陽。

(5) 置於形容詞前，以人物特徵稱人，有戲謔意味
前面已經討論過，這種用法產生於南北朝，如“老慳”、“老儻”，其它如：

其天女得脫到家，被兩個阿姊皆罵老搗（lín）。（荀道興《搜神記》卷一，老搗指呆笨的人）

老饒自覺筆力短，得一忘十真堪咍。（宋陸游《戲咏鄉里食物示鄰曲》詩，老饒指極貪食的人）

老饕要啖三百顆，却怕甘寒凍斷腸。（宋楊萬里《四月八日嘗新荔子》詩，老饕指稱貪食的人）

景泰二年冬，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：“大臣舊老少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，正統中皆阿附權奸，今此輩老滑，不宜在左右。”（明葉盛《水東日記》卷一）

許亮輸了四五百銀子給吳二浪子，都是現銀。吳二浪子直拿許亮當做個老土。（《老殘游記》第十九回）

現代漢語保留這種用法。如：

可恨呀，可恨！可恨我一敗塗地！恨不得把那老獐底頭顱切來做我飲器。（郭沫若《女神·女神之再生》，老獐指極為狡猾的人）

掌櫃！做買賣，你比我內行。認糧食，你是老外。（柳青《創業史》第一部第二十五章，老外指不懂某行業務的人）

我們這些老粗，就是書也看不懂，祇好拿耳朵聽。（李六如《六十年的變遷》第四章二，老粗指沒文化的人）

此外有“老冤”、“老樞”、“老癩”等。

(6) 放在“大”或二到十的數字前，表示兄弟姐妹的排行

在唐代，以行次相稱往往表示關係密切，如元稹稱“元九”、白居易稱“白二十二”、韓老成稱“韓十二郎”等。排行上加“老”，這種用法起源最晚，但究竟起於何時尚待考察。王力先生認為，“中古於排行祇用‘阿’（如今粵語），例如南史臨川王傳：

‘阿六，汝生活大可[很好]’。到什麼時候纔可以用‘老’字呢？現在還沒有研究清楚。”但他斷定“至少在清代以前可以這樣用了。”^⑩其實在元雜劇中已有此類用法：

（張飛云）大哥，據我老三料這周瑜匹夫，累累興兵來索取俺荊州地面，如今在柴桑渡口安營扎寨，其意非小。（元無名氏《兩軍師隔江斗智》第二折）

明代用例增多：

村中有一個張老二，對王喜道：‘王老大，如今官府差官賑濟，少也好，騙他三五錢銀子。你可請一請崔科，叫他開去。’”（《型世言》第九回）^⑪

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，姓金，名老大，祖上到他，做了七代團頭了。（《喻世明言》卷二七）

他家有一個管家，叫做老三，常在小店吃酒。（《二刻拍案驚奇》卷四）

少頃，秋鴻送上臉水來，進忠道：“老七可在家？同他燙寒去。”（《明珠緣》第十三回）

這其中名字的由來當與排行有關。

至清，“老”附於“大”及二至十之間表示排行，已是相當普遍的了：

那薛老大也是“吃着碗裏瞧着鍋裏”的。（《紅樓夢》第一六回）

衆兄弟叙禮歸座，重叙年度。尉遲肖還是大爺，孔生老二，鐵牛老三，文標老四，周順老五，阮英老六，衆兄弟按次序坐下，重整酒席，又喝起來了。（《小八義》第二〇回）

劉趕三者，京伶中丑角第一人也。光緒初，禁中演戲，扮《思忠誠》一齣，趕三為鴿母，客至，則引亢高叫曰：“老五、老六、老七，出來見客呀。”蓋都下妓女，以排行相呼。（清孫靜庵《栖霞閣野乘》卷下）

沈仲思還有一個兄弟，排行最小，名叫沈幼吾，因他排在第七人，都管着他叫沈老七。（《九尾龜》第七三回）

他底下還有老八、老九，所以按孟、仲、叔、季的排次，加一個‘叔’字在上面做了號，倒爽利些。（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第三九回）

我道：“是老十房的，到了侄兒這一輩，剛剛出服。我父親纔出門的那一年，伯父回家鄉去，還逗他頑呢。”（同上第二九回）

這種用法現代漢語沿用。巴金《憩園》五：“楊家四兄弟，老大死了幾年，其餘三個好像都在省裏，老二、老四做生意相當賺錢。老三素來不務正業，是個出名的敗家子。”

“老”作為前綴雖然產生較晚，但其各種用法一直不同程度地沿用至今。

此外，“老”還可以做後綴。唐宋時期，“老”用在姓或名之後，如唐元稹《連昌宮詞》詩：“夜半月高弦索鳴，賀老琵琶定場屋”。“賀老”指賀懷智，此人善琵琶。“老”放在姓氏后，表示對人的泛稱，並不含敬意。但至宋代，稱“老”成了一種風氣。老某是狎稱，某老當為莊稱。或繫其名後，或繫其字後，使用相當廣泛。

元明時期，“江湖人市語尤多，坊間有《江湖切要》一刻，事事物物，悉有隱稱，誠所謂惑亂聽聞，無足採也。其間有通行市井者，如官曰孤司、店曰朝陽、夫曰蓋老、妻曰底老……鹽曰澆老、魚曰豁水……”。“三百六十行，各有市語，不相通用，倉卒聆之，不知為何等語也”^⑩，說的正是這種情況。後綴“老”用在名詞、動詞及形容詞後，表示人物、器物、人體或人體某一器官：

胡伶淥老不尋常，偷睛望，眼挫里抹張郎。（元王實甫《西廂記》第一本第二折，王季思注：“淥老，謂眼也，亦作

‘睺老’。老是視字，如身為‘軀老’，手為‘爪老’是也。”)

搽一個紅頰腮似赤馬猴，舒着雙黑爪老似通臂猿，抱着面紫檀槽彈不的昭君怨，鳳凰簫吹不出鷓鴣天。(元喬吉《玉簫女兩世姻緣》第一折)

將一個聽老可叉的去了。(《雍熙樂府》卷六《粉蝶兒·割耳寄》，聽老，耳朵)

莊家調判，難看區老。(《戲文三種·宦門子弟錯立身》第十二齣，區老，又作“軀老”，身體)^⑩

登踏判軀老瘦，調隊子全無些骨巧。(元高安道《哨遍·噪淡行院》套曲)

東傾西側的做些腌軀老，聞生沒死的陪笑。(金董解元《西廂記諸宮調》卷五，凌景埏校注：“軀老，本指身體，這裡引申作身段解釋。”)

一個個青布裙緊緊的兜着奄老，皂紗片深深的裹着額樓。(元高安道《般涉調·哨遍》套曲，奄老指腹)

覷了他家舉止行為，真個百種樹。行一似揆老，坐一似猢猻。(同上卷七，凌景埏校注：“揆老，駱駝。”)

恁如今模樣正嬌，年紀兒又小，則不如覓個知心俊孤老。(元湯式《一枝花·子弟每寄青樓愛人》曲，孤老指嫖客)

聞知此間有個秀才，引着一個底老，十分放浪。(明朱權《卓文君》第三折)

此外，還有“光老”(和尚)、“扣老”(拳)、“泡老”(手巾)、“海老”(酒)、“拆老”(腳)、“嗅老”(鼻)、“鮑老”(面條)、“滑老”(油)等。

元曲和明清話本中所使用的市語、行話之多，堪稱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之首，就範圍而言，三教九流、天文地理，皆有涉及。若不知市語行話，根本讀不懂有關資料。也正因此，它們的生命

力都比較短暫，現代漢語並未保留下來。

〔注釋〕

①⑤⑫⑮王力：《漢語史稿》221—222頁，中華書局1980年。

②⑯轉引自趙紅梅、陳志兵：《〈型世言〉在近代漢語研究中的價值》，《綏化師專學報》1997年第4期。

③⑪⑰翟灝：《通俗編》632、408、873頁，商務印書館1957年。

④⑦任學良：《漢語造詞法》32頁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。

⑥柳士鎮：《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》105頁，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。

⑧朱茂漢：《名詞前綴“阿”和“老”的形成和發展》，《安徽師範大學學報》（哲社版）1983年第4期。

⑨孫常叙：《漢語詞彙》140頁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。

⑩⑭趙翼：《陔餘叢考》840、344—345頁，商務印書館1957年。

⑬洪邁：《容齋五筆類鈔》369頁，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印中心1997年。

⑱以上兩例轉引自袁賓《近代漢語概論》159頁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。

（彭小琴 四川大學中文系2003級漢語史專業博士生 郵編610064）